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

圖書編

六經類

禮

定論

按儀禮上士下士上大夫下大夫名不同而上之[illegible]諸

朱熹曰儀禮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按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禮。必合彼二禮、與它書有及于禮者、然後成全禮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喪祭二禮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論儀禮

呂祖謙曰朝不混市、埜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

見根本

第子息皇 小數只是 對此

下天子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僭上無等之心而會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凡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埜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管子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

爲富商之饒于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而必易車服于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朱熹曰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讐伉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禮記就于漢儒則王制所謂朝聘爲

指傳讀者錄其若心知道付之一斷

文襄時取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時事曾未若周公禮之純乎周典也按劉歆以考工記補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篇謂司空篇實出于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徵作三禮考注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論周禮

按斷曰禮記雜出于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之類其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

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學

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

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

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着處、或謂

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六

句、漢人安能到此、吳徵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

百餘篇大戴氏刪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

二、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

樂記鄭氏從而爲注、總四十九篇、論禮記

自秦焚禁以來、至武帝表章六經此書尚未出況焉

鄭叙述周禮而不及儀禮劉歆叙述儀文而不及儀禮喪服終篇無天子諸侯之文可見在漢時已不免殘闕錯亂非全經也明矣至宋又禁之不列學宮今欲求全經於千百之下也難矣哉然韓愈嘗苦儀禮難讀以爲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班固藝文志以魯高堂生所傳博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儀禮同則此書固非全經亦必古人之所遺也今考其書猶有可疑者在焉吉凶軍賓嘉皆有禮也而軍禮獨闕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鄉飲酒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

別有四，皆冠以士夫，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謂是書無殘闕雜亂也，可乎哉儀禮篇目叙

月令一書，以爲周公作，自蔡伯喈始，以爲呂不韋作，自陸德明始，以爲周公邪，孟夏令大尉，則大尉乃秦官，非周人之司馬也，季夏令百縣，則郡縣爲秦制，非周人之鄉遂也，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爲秦制，非周人之建子也，以爲呂不韋邪，則參衣赭衣之世，何取於孟春之布德，坑儒焚書之世，何取於仲春之舍菜，罷侯置守之世，何取於季夏之封侯，況始皇十

二年不韋已死矣至十六年秦始兼併天下以十月爲歲首而陸之說其果然歟然則是書始於何代曰漢儒力也大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釋菜之禮漢實有之歲朔始於建亥諸子分王受封漢初實行之但其中有可訾議者東方之帝必曰大昊者出於鄒衍五行之說後儒推其相生以德始於木故大昊王春夏火也炎帝以火繼木故王夏中央土也黃帝以土繼火故王中央秋金也少昊以金繼土故主秋冬水也顓帝以水繼金故主冬古者盛德之君亦多矣然特於此數君專主四時又安知木德

必始於太昊也且黃帝少昊父子也父子之間必主土金之相繼也耶德莫備於堯舜又何四時之配祝乃不得與也曲禮之五祀曰戶竈中霤門行是矣祭法加爲七祀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記禮乃於春則祀戶夏則祀竈中央則祀霤秋祀門冬祀行又以陰陽出入盛衰言之而所祀各一其處何哉且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此五臟屬五行不可易者今乃春祭先脾夏祭先肺季夏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鄭氏曰此以五臟之上下次之春爲陽中於藏值脾故脾爲尊據五臟肺最居上何爲不尊肺而四時

所祭之物、果合其序否也、王者南面聽天下、自有常居、何至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摠章、冬居玄堂、又列大廟左右、以配十有二月、而使其每月遷徙、往來無定所哉、天子所乘之車、不過五輅、或祀天、或即位、或田獵之事、取其所宜則有之、若車馬旂章衣玉、必欲四時各一其色、所食各一其味、所用各一其器、不亦失之太拘忌耶。月令辨

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去北面之禮、而居非常之位哉、明堂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

位、果如是、則周公居尊矣、曾謂周公如果有是乎、又曰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此又謬亂之甚者、魯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此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何得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也、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為七百里周書以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戾經違古莫此爲甚至其大可怪者、

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弑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其果然乎、夫春秋一書、十二公之中、相弑害已如此、而謂未嘗相弑何也、蓋彼未嘗觀春秋、故妄說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爲禮經、其謬亂又何如哉、明堂位辨

今觀其書、言爵位則采孟子之文、言官則采左氏之文、言巡狩則采書之文、其餘襍以公穀等說、縱使於諸經傳一無所悖、尚不可以語周之成書也、況其雜亂牴牾不可勝言耶、夫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彼則分子男爲二位、而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

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之位而惟五等此其等位既以異矣其餘則皆孟子之全文也又以大國次國小國無異制而皆有上士七十二人若諸侯上士七十二人則中士下士又當何如吾恐一國之內安足以祿養之也謂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齊九州計之則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制諸侯已不可知矣其見於春秋者幷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傳不過倍加之爾借謂僻陋小國未嘗盡見於經而又或

見侵於强大恐亦未必如其所定之數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也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公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也有是事哉謂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亦何嘗有三監之名乎惟周封武庚於商慮其煽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安得謂國各有三監而謂其為古之制乎此亦因周禮有立其監之語而推演之亦安必其為天子立監之定命也謂諸侯初則祫祫則不嘗夫祫之為祭大祭也王者

當禘其祖之所自出乃謂之禘春秋譏其僭也何得為諸侯之祭乎若指虞夏之制固如是恐亦不至以天子之祭為諸侯之祭也已 王制

夫武王末受命至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而教興大明人咸知名分所在不敢僭踰乃公力也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禮樂賜魯即大壞周公之典禮乎誠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然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或疑非成王時是矣謂平王賜惠公也亦豈然哉其意以治朝賢君則典禮不紊而衰世庸主則賞賜濫行故疑

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爲次國耳、大國如齊楚晉宋、敵國如鄭衛陳蔡、設周平王以私意厚魯、而各國豈肯嘿然而已乎、又肯以上世無功德、而甘處弱魯後乎、以晉文之霸、襄王藉其功以反正、至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平王何有哉、然則孰賜之也、曰未嘗有賜之者、魯自爲之也、春秋書禘書郊、正以見魯之僭用禮樂云爾、厥後乘大輅、載弓矢、作丘甲、設兩觀、並用天子禮樂、其勢乃至此極、豈惟魯哉、晉用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人之未禘祀、偕

天子之祭也。甚者吳楚乃僭稱王而無所顧忌矣。苟不明春秋書郊書禘之旨而直以魯之禮樂有所賜爲榮。則晉之六軍禘祀亦有所賜乎。此所以謂成王平王之賜。二說皆非也。或者又以魯頌有云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然則魯人之所以頌美僖公者。亦非歟。曰魯僭郊禘已非一日。後人又皆安常習故。莫覺其非。以爲君之功德而頌美之矣。借曰出於天子所賜。其於僖公功德何與也。觀春秋書公會齊侯於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後。而頌乃謂淮夷卒獲。則詩人之頌。果可盡信否

乎。噫孔子於詩之魯頌則存而不刪春秋於魯之郊禘成筆而不削惟合詩與春秋並觀之則漢儒記禮之謬不待辨而見之矣　魯僭禮樂

仲康之世夏少衰矣如胤侯之征羲和書謂之胤征史官嫌其若胤侯之專征必曰胤后承王命徂征有周之盛玁狁猖獗矣周王爲出車之詩命將以討玁狁而南仲之令衆也乃謂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可見治世明王必不以征伐之權假人也或以弓矢爲征伐之物弓矢賜于天子則征伐即可專矣不知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之弓矢及圭瓚秬鬯禮也賜之

圭瓚也使得為鬯以祭先也賜之弓矢也使得以待
王命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謂
之而後未嘗不本於王命也安得遂謂其得專乎哉
晉文侯有攘戎之大功平王賜之弓矢作文侯之命
未嘗有專征之說彤弓之詩亦以錫有功之諸侯未
嘗有專征之命也得賜弓矢之國即可專征春秋之
戰皆義戰而敵國亦可以相征矣此所以諸儒之説
倡而後世恃强跋扈皆得藉口實而啓僭亂之端也
或曰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後
紂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于是伐崇作豐

何也曰崇國常伐而命之伐者必紂有是命也何使紂無是命文王一得弓矢之賜即敢擅伐崇密以修諸已之怨而紂豈能容之乎或曰左氏嘗載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命太公且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此言又何也曰太公之賢使有王命得征伐五侯九伯可也何嘗使不公得以專之乎若晉文侯之子孫恃其先世得弓矢之賜齊太公之子孫恃有康公之言皆可以專征諸侯是乃周成王平王教之僭而導之亂孔子有道無道之言亦不足信也已

諸侯專征

古人於射義必設侯以命中即詩猗嗟章所謂終日

射侯賓筵章所謂大侯既抗是也漢儒說作射義乃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侯取諸侯之義已失之矣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不亦愈失而愈遠哉夫天子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皆功德之後猶爲甥舅之國故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所以親之敬之賓之友之而後責之以臣順豈敢於大射禮取射諸侯之義而待以禽獸之類哉周萇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貍首射之貍者不來也將以警不

來者晉人怒殺萇弘而愈不服况無故而不以人道待諸侯耶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蓋天子固已服諸侯矣奚必射之中而後服也使萬一不中則不能服諸侯矣奚可哉天子建萬國視諸侯使之世世守而勿失乃謂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則雖無功德而但於大射一中便列土而封建乎鄭氏之說蓋亦祖射義而不知其非者也射義曰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觀其下文猶以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則君有讓而削地得為諸侯者以

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者以有讓也即天子之賞罰諸侯惟在射之中否揆之書云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孟子云入其疆土地闢賢俊用則有慶土地荒蕪掊克在位則有讓已不相合況鄭氏因其說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爲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爲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爲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爲雋耶自是齊人與晉干戈相尋投壺之辭啓之耳以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中之必不加

鄭氏之說明矣禮樂不實有於內而徒行於弓矢之
間恐古之選士有不然者惟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
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則有之何至如射義進
爵絀地蓋由於射也耶或曰古者不以射取士何謂
侯以明之乎蓋以四鄰之臣若不在庶頑之重罪者
則猶可撫拭而勿棄之侯以明其藝撻以記其過書
以識矣非庶幾與之並生可見試以射又撻其過侯
與撻並施而據此爲古之人選士之法也可乎哉射義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宮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據本文亦無可疑、後儒謂夫人嬪世婦御妻、即天子六宮中有名位之妾媵、夫以天子之尊、臣妾天下、豈百二十人之足多哉、但以理揆之、一人御衆女爲古帝王定制、其不可疑甚明、奈何鄭康成又註爲當夕之說、謂后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九嬪當一夕、二十七世婦當三夕、八十一御妻當九夕、每十五日而一周、是說也、夫易之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非謂天子自后以下、所以備數宮中者、不無其人、但大昏之義、裁爲定數、非徒當夕之說甚悖於理、而以一人御衆女、

古帝王必不以此立教也有三公必有三夫人有九卿必有九嬪有二十七大夫必有二十七世婦有八十一元士必有八十一御妻合一朝之外治不外乎六宮而莫非天子之所統合廷臣之內職不外乎六宮而孰非后之所統故卿後臣百僚皆天子之命臣其妻莫非天子之命婦合百官朝于天子所以輔天子明章天下之男教合百官之命婦朝于后宮亦以助后明章天下之婦順也使天下之百官悉敬承天子之男教則外和而國治矣使百官之命婦悉敬承后之婦順有不內和而家理者哉以此言之則又何

必夫人嬪與世婦御妻必爲天子宮中有名位之參媵而後可也（春義）

古今論三代封建之制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大略可據者如此賈之武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說相脗合天子地方千里齊之商頌邦畿千里之說無間然也王制封建之法則一循乎孟子然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二凡九十三

國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定爲畫一之法斷然不易何拘泥不通至此也夫以九州之地容千八百諸侯猶有近似者若如周禮大司徒建國之制則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職方氏凡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夫以千里之地封公者四是四公各得二百五十里六侯各得一百六十六里十一伯各得八十九里二十

五子各得四十里百男各得十里而男之國果止於十里職方氏果與大司徒之說不相妨乎以職方言之雖海内之地止封六公九侯二十二伯五十子二百男地猶不足而周之諸侯果止於二百八十餘國而已乎若以大司徒之制言之春秋時有年表可考者止二十二國耳爲公者三爲侯者八爲伯者五爲子者五爲男者一是二十二國已去七千三百里矣而周果二十餘國而已乎是皆不通之說也奈何後儒必欲以周禮大司徒職方氏所載與王制孟子之說强而合之有曰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

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疆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出軍賦之封疆也似乎不相稽矣然公侯之封如此其廣則析海內九千里之地不足以容數十國而名山大川方數百里者果可以一國包之封疆之內焉否乎有曰周禮封疆方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

經只二十五里似與王制孟子不相倍矣然侯伯子
之地雖已膨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僅得
五十里之半況二十五里界可以爲國君乎有曰天
子畿內方千里者開方實萬里也然則公侯方百里
者開方則千里矣豈長則百里闊則一里之謂乎惟
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幾近
之是故封疆雖有定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錫則不
在定數之中如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
大東如大雅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曰告

于文人錫山土田可見山川土田附庸則又天子展親報功之特典而不可以定制拘之矣故使天子盡以九州之地封建諸侯而然餘則廵狩述職有當慶而益以地者果削彼國之地以益此國亦不論土地遠近爲何如哉立國之初封建以定繼世而王者欲以分封子弟必須滅他國而後可哉觀周襄王以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錫晋文原人不服乃至興師以伐之亦以世守其地不肯違從他人而出山川土田猶有不屬諸侯封疆之內者在也[illegible]

崑山王氏曰周官中有原兼官不別設官者有其官

相聯不得不兼者。有平日不設臨事設之事畢復罷者。皆使人以其所能。用人以其餘力。故事治而功不妨。官設而祿不費。其所以善也。周禮考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土圭之法不見於地經惟見於周禮大司徒及典瑞玉人之官以是測日景長短求與土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居之也至犬戎之難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王畿即謂成王居之豈

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王國也。古之聖人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耶、賈氏謂五帝以降、惟湯亳得地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嶽之內、周公之岐鎬、處五嶽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嶽之內、即能令政敎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

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爲都、何耶、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説者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有是理乎、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况謂東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矣、是他於日爲近遠、故得景夕、而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爲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晷、纔去千里之所也知得正時在東之景已夕、在西之景

方朝若然是夏日之至晝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爲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爲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爲夜。以夜爲晝矣。卽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闕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爲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在

四夷之域，廣狹自不同，中國之內。但止一洛正爲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其果然乎。故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況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亦在人君德政應天心如何耳。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蓋見書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衍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里均耳。使周公必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瀍水西，何嘗

如大司徒及諸儒之說學者苟知成王未嘗營居洛邑之說自可知其非也（建都之制）

鄭氏釋王制方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夫既已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斥廣哉借能斥大邊境取夷狄之地不亦可增封於內此甚不然也（封國之制）

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三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也。至遂人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爲鄰、有鄰長、推而上之爲里爲酇爲鄙爲縣爲遂、爲異於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能供之耶。合鄉遂之數、則爲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據孟子王制諸侯而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遂之官皆食諸

侯下士之祿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蓋食三十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凡幾萬人。乃食三十萬不耕之人乎。况又不止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况又鄉遂之外他官至衆內而三公三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懸乃數萬倍耶。蓋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誕謾至此

其官之制

天官之屬乃使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人與焉春官之屬乃使世婦世吏內宗外宗與焉在世婦則每

宫卿二人是禁幃之内。男女雜列其職。豈分別内外之理哉。古者内外言不出入於梱。今使宫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為是也。又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行祼禮時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瑤爵后所以亞王酢賓也。此又不可之甚者。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得與后相酢。即為王同姓三王後乎。以在中饋正位乎内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祼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為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侯。穆侯

享陽侯夫人助君子耐于賓陽侯見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夫人廢享夫人之禮誠如是說則周禮制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祼獻之禮此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於此矣蓋此特漢儒以后夫人有助祭祼獻之禮而謂賓客亦然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故爲陽侯竊夫人而廢夫享之說也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祭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

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大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教人日中爲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狩同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各不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觀聖經之訓未有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事蓋

悖禮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作周官書者之說與序讀內宰意所不可者二以陰禮教六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比賓客之祼獻瑤爵二也匙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爲誠如此則陰陽幷以相賊乃以相侵爲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啓之也可不戒哉（內宰之賊）

其謂官不必備者難其人即不必其備可也而何可一無設也故一公不設而以爲兼官若加官也周季世之事非公本所爲建官意也（周禮六官）

冬官錯雜于五官而其職尚存是名雖爲亡而實未

嘗亡也、漢儒補以考工記、而其職遂亡、是名雖爲補
而實則已亡也、蓋徒以司徒之爲地官、遂以上地物
産之事、盡歸地官職掌之中、而不知司徒之掌邦教、
豈以度凡若民之職、皆爲司徒教化之事乎、別以司
空之官、而繫之以飭化八材之事、則其所以率屬者、
其止於百工之職已乎、以冬官之典、而盡之於審曲
面勢之能、則其所以佐王者、其止於王事之式已乎、
或者因此遂指爲漢儒附會之說不知其所附會者
止于考工記一編、而不可以病此書之全也、周禮六官存在
彼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後代法雖變更意多沿襲獨

宮府一體，兵農一致，教士於鄉而選舉之，三事，于治體所關尤切。乃後王皆蔑之，祖述焉，則深可慨也。嘗讀天官篇，惟王宮后宮，莫非冢宰所統，故宮正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主內政，及后之左右。無非欲王之贊襄使令，罔非哲人，常變守衛，罔非吉士，一匡王以正也，所以王后世子，動有式法，寺人內豎，悉有禁令，王誰與為不善哉，視後代宮中非玄，雖宰相莫得預聞者，相徑庭矣，然此惟得其宮中府中相為一體之意而變通之可也，不然古今時勢懸隔。雖特天子與邦君送迎拜讓，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酬，

后世不可通行。如宮闈之內。豈府史胥徒所得與。九嬪世婦。豈內宰所教乎。但宮府統攝。內外聯比。此則天下根本所繫。眞世世不刊之典也。民制起于比閭鄰里。兵制起于伍兩卒徒。居則相與荷耒耜以相耕耨。出則相與荷戈盾以相戰守。所以人服習而政便安。上易事而下易使也。以此較之後世。民自爲民。出粟以養兵。兵自爲兵。出身以衛民。大不侔矣。何先儒之論。止知王國六軍取足于六鄉。是六鄉七萬五千家。出六軍七萬五千人。則六鄉人人盡用。歲無更休。縣遂都鄙。恬然無事。何勞逸不均也。況王國止此六

軍則公私之田孰與耕獲天子巡狩征討之類孰爲之迭用哉不知比閭族黨州鄉惟以服役守禦猶後世京軍主居守王畿爲內本也伍兩卒旅軍師實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鄉言教而遂言農彼此正可互觀以民數起兵數鄉遂實非偏重此兵農合一周制所以爲至善也周禮[illegible][illegible]

先儒紛紛之說以爲王畿中鄉遂都鄙輕重異制畿內外寬簡異法三等侯國亦有多寡不同大率不明里數以四而方里面計地少三倍大孟子方里而井

此方字爲實故訓四面方一里爲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此方字爲虛猶地面地上之云故以五貫一直而計四面各皆千里百里斯乃爲實若以四面總計則方千里者此二百五十里方百里此二十五里而已又泥于同十爲封封十爲畿之說地又多數倍不知同十爲封者言自此以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嘗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極小之封耳封十爲畿者諸侯封國大者食實封一百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餘里故十倍之爲畿耳苟封國止十同之地一直不過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井邑即墨皆原封疆也數百

里之廣矣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爲百同四面總一千里一通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關中沃野千里又兼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包咸何休諸一同百里即諸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地亦當出車千乘故謂一同出車千乘一通出車一乘夫一乘百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爲一井四家數不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二家內應出五人若是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爲百里又限于諸侯千乘遂爲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爲井爲一里故謂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爲里者萬大國三軍則

每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稅五十里是半于公侯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子男方五十里爲方里者二千五百里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此則計侯國原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又謂每軍止萬人遂生出三四人之說獨不思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爲乎馬氏則據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乘百里之封爲方十里者百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以附于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之

讀李氏亦以畿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爲車百乘同十爲封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萬井出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爲萬乘此畿內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十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又謂通出車一乘若周不足遂若謂成出車一乘只亦不損命謂天子之車止此爲乘亦限于以四面總計爲千里故不知有更休之法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哉愚之計地以千里一直面論中間所包有數倍之多故天子之地四

面一面千里，上公一面五百里，至男邦一面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內惟有小山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爲川一千六百同，每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王畿一十六萬乘，司馬法所陳是也。有簡稽之數，爲更番訓遣而設，即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用軍之數，爲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即後世從征之士，猶今里甲之當直者，天子止於六軍，爲大司馬教閱之軍。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

遣之法。于該年輪流而徧。侯國之制亦每同出車百
乘。當有數千乘。亦猶今之十排年也。其簡稽之法。十
年一輪。故止稱丁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一軍者。亦
該之嘗直者耳。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
並無多寡不同。斯民之役。亦並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
達于四海。均平普徧。所以爲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禮封侯之大。安得有此國數耶。
蓋公食者四之一。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
其餘皆爲附庸。且附庸之封必小。不過一二同之地

讀書要得此法然說得去

故寰內無害其爲數千國矣〈王畿侯國地方里數〉

按書武成孟子王制所言幾封之制多有牴牾愚嘗以周禮爲據而後得其說也凡封國有管轄之地有實封之地有所食之田周禮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即詩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馬遷所謂周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四百里太公于齊兼五諸侯地正與周禮制合此皆管轄之地也其言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此其實封之地今觀春秋齊魯等國封疆皆可驗也孟子所言君十卿祿者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矣大國君

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此一歲君所自食之祿也故以司馬法同封之制合職方氏封國之法而計之天子千里之地爲田一千六百同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諸公地方五百里爲田四百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四之一實封田一百同出車一千乘徒十萬人故爲王畿十分之一若如王制撥以百里止得天子百之一而已侯之地四百里爲田一百五十六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八十五同出車八百五十乘徒八萬四千人伯之地三百里爲田一百一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

者三之一、實封田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徒四萬八千人、子之國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半、實封田三十二同、出車三百二十乘、徒三萬二千人、男之地百里、爲田十六同、其食者半、實封田八同、出車八十乘、故及千里之地大約封公者四國、其食者四之一、封侯者六國、封伯者十一國、其食者三之一、封子之國二十五、封男之國百、其食者半、自所食皆爲附庸之國矣、若如王制之說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即如方百里之國、爲田

十六同、出車一百六十乘、大國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將安取辦乎。此其說誠不可通矣、畿內采地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都公處于大都孤卿處于小都大夫處于家邑。夫天子畿內之地不過千里。苟三公之田視公、不幾于半天子之疆乎。是不然王畿之縣鄙不盡山川人民以爲都邑而使掌其治教賦稅非若諸侯之封國割其地以

與之故天官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主則以利得民而已所謂受地者但可言其所食與出封耳且孟子王制所述與地有不同者當觀春秋所書王臣三公稱公冢宰稱伯中大夫稱子下大夫稱字元士中士稱名下士稱人列國惟命卿以名登于冊大夫謂之微者稱人而已故周禮掌客云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各加一等故三公在朝則食大國君之祿出封則爲上公之國六卿在朝則

食次國君之祿。出封則爲侯伯之國。中大夫在朝則食小國君之祿。出封則爲子男之國。下大夫食大國孤之祿出封附庸之國。元士之爵眡諸侯之卿中士之爵眡諸侯之大夫下士之爵視諸侯之上士而其祿則自下大夫而下。差與諸侯之臣同何嘗如王畿所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耶。蓋惟畿內不以封也。故大而縣鄙小而公邑皆可以治如召公之謂行厲國畀公允蕭東郊衞命而往罪可伐自無僭逼之嫌苟如孟子所言爲取了焉則非惟無是地而亦必至于篡弑之相尋矣苟如王制所封之地。又何必設

朝大夫都宗人都司馬都都則都士等官而以八則馭之乎惟其祿視夫諸侯之所食是故公食三百二十井三公爲田九百六十井孤卿食二百四十井三孤六卿爲田二千一百六十井中大夫食一百六十井周禮五官共中大夫三十一人合冬官不過四十人之數爲田六千四百井雖舉朝公卿中大夫之祿不過九井五百餘井尚不及十同公田故雖告老而猶食于家必有大故而後收其田里八柄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及其身沒而子孫猶得世其祿蓋非世其公卿大夫之祿也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

士也、是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士禮、蓋但世其士之祿耳。故仕者之子孫、賢則命之爵、不賢則祿足以代耕。圭田足以祭祀、所謂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也。故以畿外邦國言、漸遠所尊者、雖大如上公、不過天子十分之一、已執大居重馭輕之勢、小如子男、亦出兵車百餘乘、而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以畿內縣都言、密邇所尊者子弟、雖賢而不世、自足以待無窮之賢。縣都雖大而不有、自不虞夫僭逼之患、至其後世王畿則子弟襲封侯國、則大夫世爵、而有孟子夫家弒奪之謗、諸侯則併吞附庸、大夫則分裂公室、而有孔子

陪臣執國命之譏與夫王章一掃而空而封建遂爲一大弊矣大抵孟子之說略王制之說拘惟一據夫周禮以圖攷之然後知其立法之妙而可以盡見夫先王精意之全也或疑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爲一百二十五里諸侯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爲一百三十三里則侯國地反多于公乎是不然經文于封疆定其里數而其食則就其中爲之等而未嘗定其里數蓋地大則中包廣而外之里數反少地小則有四邊而外之里數反多不可以里計也故公田四百同四之一爲實封一百同侯田二百五十六

同三之一則爲實封八十五同此其多寡之數自有等級而不相混矣或又以諸男實封八同出車八十乘小國一軍介有一百二十五乘此其一軍而不足。何以立國乎。蓋八十乘之車爲三師而有餘故或益之地以足一軍之數或止于三師亦可以應敵其制不可得而詳矣 諸侯田地實封食祿

按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攷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

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夫國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實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于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為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為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于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

三公之爵稱公、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祿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蓋半于小國之軍也、視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當以之爲證可也、其元士以下、若依命數而賜祿歟、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若以人衆不可有加于侯國歟、亦當視其三等之士、惟此爲不可改耳、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

爲册而官吏爲子。苟給之以田、永爲常業、亦已足矣、必入于司祿而後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于官而給之、所謂家制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夫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制之匪頒、治甸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如宋制之兼官則有兼祿、亦優厚君子之道而其所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于其地、入則所謂祿士以馭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爲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而周室班祿之制、庶幾無不可得聞

者乎。畿內畿外班祿之制

自漢惠除挾書之律，孝武建藏書之策，齊魯之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於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於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雖時學官博士顓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聱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羣詆。漢武帝以爲瀆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濩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蓋致於是而其論始定矣

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河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下啟世儒譏之曰累周禮者劉歆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而爲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註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裘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也澄之爲書罷內史司士於天官罷大司樂諸子於地官罷封人牧人於春官罷衘枚司隸於夏官罷司獻司

務於秋官而縣師廛人等職則以為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也王葉氏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添王吳氏之說則詮次失倫而意義乖析孔氏之春秋也終於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十二篇二雅各亡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增損孟子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為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蓋錯出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搜已去之籍輯

煨燼之餘而以已意爲之傳會是其猶有加於孔孟乎

周禮總論

八編類纂卷之八

圖書編

六經類

樂

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必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必聲中之形所以臣更作字書以母爲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爲主（鄭樵七音序）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者嘗拘于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詞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

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頁衆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韙之[illegible]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亦幾于大惑歟　宋濂洪武正韻序

六書

籀體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

象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于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雖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

漢樂詩之發

詩亦在是矣並刪朱易詩書存論

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又採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漢世之亂正聲感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

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
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
羅鍾磬苻堅非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霸
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
於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爲詩歌以勸在位
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
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
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
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
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

我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才而命管承六典而擇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于邊曲及顏何騤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魏徵 書樂章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一枝亦有

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沈括筆氣之感

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

相諧故也。沈括曲詞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狎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

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

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馬端臨樂不傳之論）

使其正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昧之雜樂毋害其為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柷敔一循雅奏毋害

其爲怨而怒也易㡱之言當矣馬端臨論樂不在聲器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二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爲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爲一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敘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益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簿非雅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至唐宋

則又以二名合爲一而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綱鼓金鉦鐃鼓簫笳橫吹長鳴箕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若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依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册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馬[illegible]吹之辨

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

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爲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吳萊非闢漢律之說）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爲哉（吳萊論樂府主聲）

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艷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胡翰古樂府詩類編序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

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黃鍾長至九寸遲短時至四寸五分小分五六十律小者一律管一月多皆一律管八日而五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

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范曄

東漢律曆志

凡聲之高下列為五聲[illegible]也之以徵孔氏穎達之為總[illegible]矣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為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為宮則黃鍾乃第五

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强謂之角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也。〔沈括〕周禮三宮

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爲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爲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鐘編磬鏄鐘笙磬之

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盡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協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纍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纍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纍黍以爲律也至于古之度與量則周鬴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

馬端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爲宮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爲六律又謂六律爲六同則妄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爲正聲若正得一絃則其餘皆可正今調絃者云如此爲宮聲如此爲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李通書來說近已曉得但新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琴之一絃只是黃鍾一均彼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呂太簇夾鍾以

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是黃鍾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兼如其說則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愈挨下去方合大呂諸聲蓋按著正徽復是黃鍾聲矣渠云須鬬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絃如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絃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 朱熹琴說

周頌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亦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就遠人以作動物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

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

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

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
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
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靜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
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
生氣之和、道五行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
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
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
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四行、使親疏

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煩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

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古者天

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
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
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
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
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
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
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
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
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

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右參經傳若云後代樂不古若以音律之不傳焉是不知鄭師文總四絃而翔慶雲晉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弱阮咸聽晉樂而識國運信都芳造輪扇而令律氣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鍾自應張文收斷竹為律而正鍾石鳴彼數人者不過聞音知樂者耳樂律且由已而定也奈何若而人也世亦不恒有焉後之人不求音樂

之本於吾心而紛紛於器數之末遂擬議參酌於京房之準梁武之通鄭譯之七調王朴之律準和峴之表尺劉幾之主人聲范鎮之用真黍魏漢津之則人指而蔡元定著之爲律呂新書近有所謂律呂正聲篇是皆求諸器數者也雖其所論黃鍾之小大長短較之度量權衡亦似脗合然施之候氣則不應用之音樂則不調亦徒詳於簡冊已耳若止謂伶倫截嶰谷之竹聽鳳凰鳴爲律呂之元然後夔一則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二則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獨不可以石爲之準哉即如黃鍾爲聲

氣之元而元聲元氣果起於心耶果起於竹管之短長也太史公曰黃鍾者黃氣鍾黃泉而出也是亦可以觀其義矣惟黃鍾不協乎聲氣之中則失其所以爲君也故五聲八音十二律高則過乎君而失之亢卑則不及乎君而失之慢皆起於中聲之不定耳然則欲求中聲當如之何書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即詩歌之間而抑揚節奏協乎宮商角徵羽爲律在其中矣所謂變宮變徵亦只於永言之間轉聲而不變字使其上下接續不斷樂在其中矣

右樂考 總論

嘗考國子之教有三曰樂德曰樂語曰樂舞所謂德者何中和祗庸孝友是也所謂語者何興道諷誦言語是也所謂舞者何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以此三者立教又使有道有德者掌乎教則合國之子弟孰不涵養薰陶於樂教之中乎自今觀之雖三者並重必以樂德爲之本也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所謂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亦自德言而詩歌聲律皆於此乎减之也設取大韶大武之樂器付之今日大常之樂工一節奏之聊得盡善盡美俾先祖是聽庶尹允諧吾不信也設取今日樂器付

之后夔所教之胄子。與周大樂正所教國子雖而
使之憂擊詠歌舞蹈其間焉。祇以宣其姦聲逆氣導
欲長悲。吾亦不之信也。況普天率土固自有精審樂
器之人也。總論

陳氏樂書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
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鑠立秋之
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
鎛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
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時謂之金者以金爲主
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

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明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石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辯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爲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明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貞以東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晉武破符堅之後而四廂金石始備焉後世復以濱泗石其聲下而不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

一以定和難哉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絃之以為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竹之為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義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為簫管之屬焉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為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

聲尚義其律人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爲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土則埏埴以成器而沖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壎之屬焉蓋壎篪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又曰如壎如篪樂記以壎篪爲德音之音周官笙師并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之矣革去故以爲器而聲音出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

風屬冀其律黄鍾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鼓之屬焉蓋鞉所以兆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祇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樂記亦以鼗鼓合而爲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鞉鼓并而鼓之也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斷之以爲柷敔之屬焉樂記曰作爲椌楬德音之音柷敔以椌楬爲用椌楬以柷敔爲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得也八音總考

漢書所載律呂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九寸為首展轉生之修於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生者謂長管生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管而損益之應下生者損其一分應上生者益其一分各得其所生之管長短之數是則損常為短益常為長也假如黃鍾九寸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寸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謂之下生也如以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一分合有二寸即此之數加於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太簇之管謂之上生也盡十二管其

仁一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然則惟黃鍾林鍾太簇三管各得全寸之分餘外九管則有微分之數中三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律呂攝流之數

樂器亦未易言蓋稽諸詩乎如鼓瑟吹笙非徒取其笙瑟之並奏也蓋瑟聲不可自和必以笙而和之也如吹笙鼓簧云者他竹音皆按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笙放其孔則無聲按其孔則有聲故謂之鼓簧吹笙必鼓簧也即一笙管而他可知矣續宋樂律圖說

總敘

太史公之為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

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請伐朝鮮而文帝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咸至市廛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律呂之旨而達制律之意者也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倘制器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為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為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

有不可定者乎、永嘉陳氏

按文獻通考所載已上數圖一本諸蔡氏律呂新書而約之者也王朴有云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旣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相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則凡上下損益相生變半只此數語括之矣、

蔡氏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

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

此亦[illegible]歲之見

短之內錄甚一分以為一等十有則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是在更迭以求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累黍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考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猶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

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律呂新書

甚哉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五管以九寸爲法者班固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爲法者司馬遷之說也持隔相生之說以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十二律之外更增六八爲六十律者京房之

說也本呂覽淮南王安撰出之說盡蕤賓重上生之
議至於大呂夾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為者
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為下生至于仲呂
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之說也演京
房南事之餘而伸之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
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斥京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
度參差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校定黃鍾每律減
三分[illegible]為法者隋劉焯之論也析毫釐之還
鄭為算者梁武帝之法也由此觀之諸儒之論角立
蜂起要之最為精審者班固之志而已今夫陰陽之

聲上生者三分之外益一下生者三分之內損一蓋古人陰陽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若夫律同異之聲適多寡之數長短之度小大之量清濁之音一要合乎中聲而止則動黃鍾而林鍾應動蕤賓而仲呂應和樂未有不與者矣律呂相生

辯

李氏樞曰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為黃鍾曰含少之文辯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圖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鍾最少為極清辯宮聲過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合得百二十九分辯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

而窮之說其法由十一月黃鍾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夾鍾姑洗蕤賓各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鍾亦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以復於黃鍾皆各減九分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此而循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爲數三九益之奚黃鍾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老以三涵九故黃鍾之宮命之曰涵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

增減覗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倍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范副使輅皆信其說從受學楊學士廉愛其書以爲天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遍解音律皆不謂然以爲樂律音調之義傳在中原依往古而來非他方乃知非可以臆見上度決也廷相斷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以祖焉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

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若氣平之
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
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者今
曰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于唇
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
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
簡矣而不求備也故用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若
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
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
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

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清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則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正之調畢備必加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相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四調以一

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故曰還相爲宮言各律還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原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陵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七調合生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宮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若論說雖美而無所實用也後學不察而行之謬

矣且以爲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聲容之考詮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歟其誣之如此大都黃鍾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無不績如天無不覆也故九寸爲之宮諸少涵焉豈極清哉故君子愼變古也（李氏律呂元聲總論）

韓司馬邪奇博極羣書刱律呂之學至瘍發背痛劇不知也若心精思悟若天啟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若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

之明示未及也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方分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蕤賓祀地祇太簇享神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饗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益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則請因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搆桐竹絲漆于

擊管吹之而和擊琴瑟簫笙塤箎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吾語爾吾欲製十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考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聲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制樂成九鶴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在子耶韓司馬精明律呂之學

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呂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仲呂之管

上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爲子聲此聲有倍半之器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益五音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爲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爲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爲繆此音有和繆之界也漢書曆律志天地人及四時爲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黃鍾在子爲天

統、林鍾居未衡丑爲地統、太簇居寅爲人統、故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以三合四、是謂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畧也、以七音周十二律爲八十四調、除二變聲不調、則冬夏聲缺、四時不備、蔡子之說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與八十四調之畧也、以經象言之、黃鍾長九寸爲乾、林鍾長六寸爲坤、乃邵子皇極經世聲起於多乾之甲也、音起於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於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黃鍾爲陽、大呂爲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黃鍾之生林鍾、林鍾之生太簇、猶甲子金之生

戊辰金皆屬八者也乃浚黃鍾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當一期之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以次為宮而商徵以次從焉此義之有符於曆者也樂必用五音然周禮三大祭皆無商音說者謂周惡木也故祭鬼神之樂去金開元諸臣建言亦謂唐土德王請加商調去角調是即周禮之意云耳我　朝以土德王　太祖高皇帝初作洪武正韻聲起於東從角也後見禮部韻會而遂用之不起于東而起於公此則從宮矣豈非深達造化者哉律止於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而

父應聲輕清爲臣爲子故四聲曰清聲即夾鍾大呂
黃鍾太簇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
我　朝冷謙建議用四清聲故編鍾編磬皆爲十六
豈非洞達音律者哉詩稱定之方中謂測日影以辯
方也土圭之法祖冲之之論備矣然候氣者使按日
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
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者也故土
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
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
鍾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於丙午之中

然後灰飛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黄鍾夫差毫釐氣即不應而顧欲多埋律管豈非臆説哉黄鍾起於子之一以三倍之歷十二辰而終於亥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益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筭位耳故有寸分釐毫絲之法有寸分釐毫絲之數至章明也蔡子不知其假借立法而以爲真有十二辰之數張皇鋪衍而去眞益遠矣自黄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生陰反下生此非空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

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甤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於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雖二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耳蔡子乃譏其陰陽錯亂姑亦未之思乎雖然此猶可也近世儒者乃又倡爲之說曰黃鍾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合少之說爲證曰黃鍾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宜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黃鍾以八十一分爲

管而吹三寸九分以爲聲故謂之含少乃遂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律而執含少以爲清管焉是其言本非誤而所以信其言者誤矣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者將無由取正矣何其好爲異論而不師古哉

樂律總論

自司馬遷京房以及蔡氏律呂新書曰黃鍾九寸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氏律呂元聲曰黃鍾三寸九分短長相懸各有成說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則又二說所必資焉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蔟雖李氏皆以正徵言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其位之隔八若

一也律者法之一定不易者也截管短長各有一定之法而後聲氣悉律於中和也特李氏所論者專於律管○予之所謂陽升陰降者在律管內之氣也氣中則聲中氣和則聲和故管長則其含容重厚而其聲舒以徐有濁中之清焉管短則其氣發揚輕浮而其聲急以疾有清中之濁焉黃鍾律論

必欲制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聽牛鐸而知其可諧以聽玉磬而知其爲閏月所造之類而後可以語此不然專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鬴漢斛嘉量尺之屬刻舟而尋劍

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累積者也范蜀公力
主房庶之說以爲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
千七百三十則大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
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大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
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　就三
分則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惟斛一說爲是累
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衍而言之夫古人之制
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
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
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附書

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為一分則是十黍為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要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圍徑則一也今庶既盡闢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度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猶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為徑以九十分其長為黃鍾之管為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

八字以求合乎二百黍之數乎

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 候氣

姜夔進大樂議於朝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鎛鍾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篪篴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

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人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鍾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稿木貫珠之意况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者不知穴

撫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為火羽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為夫徵為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父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召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由樂曲調理五音與祐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

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沐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寔在茲舉論品擇樂工之教

濂溪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伊川程子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之聲攷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

張子橫渠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然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

能知之。按三儒之論，胡氏以復古禮為先，程氏以致聲音為正，張氏則以八之德性為本，三人者可謂舉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大宋了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乃遺焉，使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列論敘，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諸家論樂考）

宋仁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不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美使樂

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佑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大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律本說而漢律亦不知是樂名雖用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悄不復覺即二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勖阮咸萬寶信都

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好前，偏強而無本願。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變樂總論

殷周各有雅頌以祀郊廟，周禮鄉飲酒禮及燕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等詩，大射歌鹿鳴三終。漢叔孫通定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祼等曲。武帝定郊祀之歌十九章。魏杜夔舊傳旋樂四曲，皆古聲辭。晉武循魏制，但改樂章。梁武素善鍾律，遂改雅樂歌十二，以則天數。唐初命祖孝孫制十二和之樂，開元又制三和。宋祖命竇儼改□□十二順爲十二，宋真仁高各

親撰樂章我　朝
列各載之典籍是代歷聲歌乃
樂之所必用者也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凡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節奏鏗鏘克諧律呂不過用以依永
和聲焉耳世之嘅嘅於律管短長分寸之辨而於聲
詩源之不講欲求雅樂之復古也有是理哉